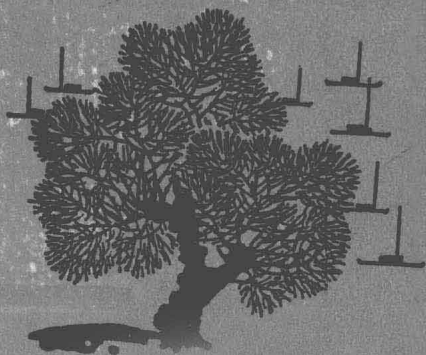


关仁山小说选

GUAN REN SHAN ● 花山文艺出版社



关仁山小说选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4. 石家庄

(冀)新登字003号

关仁山小说选

花山文艺出版社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丰南县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1/32 11.375印张 24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9.00元

ISBN7-80611-112-3/I·990

我读关仁山的小说

铁 凝

曾经去过关仁山笔下的那个“雪莲湾”，感受过那个海湾的苍凉、壮美；也登上过就要起程的渔船，钻进船舱看出海的汉子们备下的足够个把月的口粮和菜；还闻见过那儿的鱼味儿、虾味儿、海风里挟裹的淤泥味儿，和那个地方特有的人味儿。于是在心里生出对关仁山隐隐的羡慕和嫉妒——这是他的一片领地，这地方营养作家，也注定滋生属于文学的故事。

关仁山不一定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理解这个地方。他与当地人有着一种熟得不能再熟的亲近和偶尔的超脱于他们之上的潇洒的距离。我想这种亲近和距离都是文学所需要的，没有亲近就不可能产生鼓荡灵魂的激情，没有距离就无法获得洞察本质的透彻。

关仁山在他的领地上写了许多小说，他为这些小说起了色彩对比强烈的名字：蓝色的海脉（《蓝脉》）、火红的早船（《红早船》）、白色的苦雪（《苦雪》）……他试图首先用颜色激活读者对经常是灰蒙蒙的雪莲湾的丰富想象。其中我最喜欢《苦雪》这个短篇，

这是一个打海狗的汉子老扁大爷的故事。老扁一生曾经打死过很多海狗。他亲手消灭着海狗，同时认为海狗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生命，而人生的尊严是从生命与生命的公平厮杀和较量中获得。因此，当年轻的海子们掌握了武器，不再需要徒手对付海狗，当他们将枪口对准它们时，老扁就伙同着海狗一起用生命对准了枪口。这时人类和动物的生命站在一边，而枪口则是他们共同的对立面。老扁以这种结束生命的形式呼唤生命的尊严，这形式在绝望无奈的瞬间显示了这位老人心灵的高贵。至此，这篇小说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原始生命状态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摩擦，它使人想要追究在自然界里，最终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

有一次，我问及关仁山他有没有觉得故事讲完的时候，他很自信地说他没有，他有的是讲不完的故事。这无疑又是一件令人艳羡的事情——一个聪明、勤奋、充满智力的青年，在海风的吹拂中揣着一肚子故事向我们走来，你不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么？我下面要说的是，当一个小说家不再为故事枯竭而忧愁时，他是否应该更多琢磨怎样讲好他的故事？关仁山的有些小说显然比他以为的要潦草。他喜欢在一个长长的句子里填充许多意思相近的形容词，他也喜欢制造冲突和悬念。关键不在于冲突、悬念和形容词本身，而在于小说家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修养培育他对这些东西的鉴别能力。正因为小说在本质上有着极大的虚构成份，小说家真切而可靠的表达才更加重要。

以关仁山对文学的挚爱，和对独属于他的这片海湾的深情，相信他在讲述他的新故事时，一定会更加精彩。

又一个海的歌者

——我看关仁山

崔道怡

我国海疆辽阔绵长。那是一脉具有特殊历史、社会和文化风情的地方。渔民世代生息，曾演出过一场场激扬状美的人生活剧，而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更是波翻浪涌，鸣奏着一曲曲悲喜交集的生命乐章。

在我国文坛上，从五十年代以来，便不断有海的歌者。但因相对说来，写海作家为数不多，所以那些鼓荡着潮汐的美色篇章，常以其别致而不同凡响。如果说八十年代引人瞩目的海上明星是邓刚，那么九十年代崭露头角的渔歌新秀该算是关仁山了。

关仁山早在1984年他21岁时就已开始创作生涯，最初走的是“通俗”路径，出版过《魔幻处女海》、《小镇太阳神》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

我初识关仁山，是经手编发他的《苦雪》。若不是老作家管桦介绍先有了解，仅只从这一篇小说看，我一点儿也猜不出他曾走过“通俗”路径。《苦雪》并无俗气，却有“大家”风范；其语言锤

炼、结构经营、氛围渲染、题旨钩沉、都已颇见功夫，就是在“纯”文学档次里，也达到了一定品位。我随即约请他撰写反映党的优秀宣传员傅显忠事迹的报告文学。他以极快速度赶写出了《播火者——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故事》，笔墨饱含深情，读来催人泪下。可见此前他所发表的两百多万字“通俗”之作，早为搏取更高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又可见在一般所谓的“通俗”与“纯”文学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

依我之见，若取“通俗”之长，融会“纯”文学之雅，开创一种既为人喜闻乐见又足堪品味的艺术境界，对于普遍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或能更有现实意义。

看来，关仁山正是致力于这么做的。若说短篇《苦雪》可谓纯粹的“纯”文学路数，此后他推出的一组中篇——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则可以算是“纯”与“通俗”两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了。从意蕴角度看，“纯”文学更关注大题目，往往在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上抒写人的性格、命运与关系，生发有关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主旨，《苦雪》便是如此。事件固然是有特色的，无论“纯”与“通俗”，没有特色都很难成其为文学。情节也有新奇之处，收束一笔出人意料因而画龙点睛，这也是无论“纯”与“通俗”短篇构思都不可少的成功之道。但从构思总体路数来看，《苦雪》事件单纯精细，情节无多曲折跌宕，笔墨还是主要用在刻画人物和心态上的。而其主旨，更是大到关乎人类共同长远利害，因此在1991年数万短篇中，它也成为引起海外关注的佳作之一。雪莲湾系列的写法，跟《苦雪》就有所不同了。这组中篇的题目，也于大处着眼，力求意蕴脱俗，但在事件选材和情节编织上，又取“通俗”之长，致力于新奇诡谲和曲折跌宕，发挥了传奇笔法助人读兴的艺术魅力。

雪莲湾的主要篇章，题目都是相当大的：太阳滩，红旱船，躁潮，蓝脉，既是地域民俗写实，又含哲理象征意味，以一个个

洋溢着大海气息的生活故事，唤起人们对渔村历史、社会和文化风情的品味思索。关仁山开始向更深层发掘了。他要写出古老的太阳滩在渔民心中的位置，他要写出传统的红旱船在渔民眼里的实质，他要写出渔民在躁动的大潮中的得与失，他要写出渔民在蓝脉的嬗变里的生与死——

太阳滩是渔民心中的圣地，“任朝朝代代年年岁岁大潮小潮的啾哨，太阳滩依旧舒展自如地臥着，活脱脱有了生命。”主人公魂系太阳滩，纵历九死而能新生。

红旱船在渔民眼里等同于精神文明，即便“一段日子的美好都被壮丽地葬掉了”，旱船女喜梅子仍要“唱一支娘唱过的渔歌子，让黑沉沉的雪莲湾知道，她还醒着。唯有醒着，方能打进另外一方天地。”

海膘子“顺了大富大贵的风水”，成为“雪莲湾男女老少都高看他一眼的膘爷儿”，但他“比别人更信龙母，他觉得他能独闯海流子，就是龙母保佑的”，以致在躁潮的冲击下昏头转向、失魂落魄。

“先人给黄老爷子留下多少东西呀！老坟曾是渔人们的精神雕像，蓝脉曾是渔人出海找滩的航线，那叫红火，那叫荣耀”。可如今，“人们疯了，世道变了，海也琢磨不透了。”一条新的脉道出现在大海与大陆衔接的渔村路上，“脉道看似很短，又很长很长，长得没有尽头，就像日子一样……”

经由这一幅幅情景交融的海疆画图，关仁山让我们看到了闽海人自古以来禀性传延的坦荡豪爽、刚强侠义，看到了“渔花子”要成为“文化人”的热忱向往、执著追求，也看到了随着生存环境改观之后某些劣性积习的沉渣泛起，更看到了迎着改革开放大潮焕发生命活力的奋勇搏击。而这一切悲欢离合，又都是在现实生活舞台之上演出着的。虽然，关仁山也要寻找大海深邃的根，但他不像某些“寻根”之作那样，要摆脱现实的直接性，只

专注纯审美的观照。而是以古照今、以今明古，着意歌赞当今海疆喧腾的美；通过传统之美的咏叹，烘托现实美的更新与进展。正是为着“赞美”，他不回避而能正视美丑交织的复杂现实，所以在世道的变化中透露出人心的向美的总趋势。就是这样，浓郁的地域味，幽深的历史感，鲜明的现实性，纵横交织，水乳交融，构成了雪莲湾独有的艺术特色。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关仁山对当代现实课题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他及时密切地贴近生活，关注着时代跃动的脉息和渔民变革的命运。这几部中篇，按主旨划分，又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在同一历史的源流下，《红旱船》和《躁潮》侧重于文化冲突，《太阳滩》、《风潮如诉》和《蓝脉》着力于社会矛盾——

面对改革带来的生机，关仁山很为渔民中出现的不适应和有悖于形势的心态焦急。他们的物质生活能够富裕固然可喜，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依然贫瘠令人忧虑。为此，关仁山委婉细腻地描绘了喜梅子和海膘子两种人物阴错阳差各自升沉的家庭悲剧。惊破美好的梦幻，曝光愚昧的嘴脸，就更显迫切也更突出了对于文明的呼唤。

及至揭示社会矛盾，笔墨愈发泼洒开来。在《太阳滩》里，关仁山把农村包括渔村影响干部与群众关系的难题——抓计划生育、推行平坟和打狗，也纳入视野。而且正是在渔村特别避忌的打狗问题上，写出了来自群众的村长为人处世的艰辛。更进一步，关仁山将他笔下的人物，放在认古识今、为官为民的两难处境中，放在官商纠缠、风气腐败的几重围扰中来刻画，显示人间的风浪远比大海的波涛更为凶险莫测，从而多角度多方面地丰富了新时期老渔人单纯而复杂、一贯又变化的性格。

在《蓝脉》里，关仁山把八十年代开放之初众所关注的社会课题——如何看待历史的阶级恨和现实的民族情，接续下来，表现它在九十年代新的发展。十年前写游子回乡，意在珍重民族情

义，十年后写“烧船祭祖”，则是重在振兴经济了。正是为着对准经济这个中心，关仁山已经调节了摄取生活的视角，不仅没有重写游子回乡的故事，而且把“烧船祭祖”事件也只作为主旨的背景。他要写的是父子两代守旧与革新两种观念的剧烈碰撞，他要写出这一场碰撞里新一代创业者所经历的千难万险、所付出的千辛万苦。从造船到拆船，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换。死守着老坟，终于守着老坟死去；当年“顺风顺水发财发人”的蓝脉，如今该被闯荡经济大世界的新脉道更替了。关仁山很可能就是有感民族命脉巨大变迁而将历史、社会和文化种种风情凝聚在这样一个父子、兄弟、夫妻、情人、世仇、乡亲诸多人际大悲大喜回肠荡气的故事里的，就是为给新的脉道鸣锣开道而结撰这一篇《蓝脉》（即为《船祭》）的。

凡是扎根于现实、能照明现实的作品，大都饱含生活气息。雪莲湾便浸润着大海的鲜腥味儿，每一篇都充满了渔村特有的情调风习。那“在渔人生命里泊定”的龙帆节，那“染了一湾的火爆，摇得大海滩都耀耀烨烨颠动了”的旱船赛，那神秘的海流子，那神圣的黄家船……那寄托着渔民的喜怒哀乐、蕴涵了渔村苦辣酸甜的一处处景物、一个个细节，若非深入生活内里，怎能凭空构想出来。关仁山把它们描绘得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将读者能带进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的真切境界。这表明他既有厚实的生活功底，又已具备相当的艺术功力。

有生活，有思想，有表现力，随后需要斟酌考虑的便是能加强吸引力、增进感染力的手法问题了。关仁山按照他的习惯，施展他的专长，刻意在“纯”与“通俗”相结合上闯出自己的“海”域。尽管可以运用各种手法，将一系列真实的细节连缀成完美的艺术品，但为适应一般审美需求，能容纳尽可能多的生活情趣又能唤起尽可能多的读者兴味的毕竟还是演义传奇。于是，关仁山在情节的编织上尽量扩其波澜，让矛盾不断激化，使冲突横生

裂变，构建爱恨情缘、生死恩怨的悲剧，以醒人耳目，动人心弦。在这方面，雪莲湾已开通独特的航线。它们故事性戏剧性强，画面感镜头感强，摇曳多姿，色彩斑斓，是比较好看耐看的。想来因有这个特点，听说《红旱船》将被搬上银幕。那么，内容与内涵更为广阔和厚重的《蓝脉》，也已被福建电视中心拍摄成了六集电视连续剧，展现在观众眼前。

肯定雪莲湾的长处，不等于说关仁山的笔力已臻圆熟。这一组中篇，虽然在主旨上抓住了大题目，但准确性、分寸感，特别是新而深刻、含而不露的艺术力度，都还不足，他笔下的人物，老扁儿、喜梅子、海膘子和黄家父子，纵然有血有肉，却仍不够丰满，有点类型味道，尚未达到个性突出跃然纸上的程度。究其缘故，是不是“通俗”写法的轻车熟路，也还羁绊着他向艺术高品位攀登的脚步？果若如此，关仁山要“俗”中见雅，“纯”而通俗，恐还需要进一步在“纯”上下功夫。

雪莲湾的风情丰富又多采，关仁山作为海的歌者，拥有宽广而旋转的舞台。用“通俗”唱法，谱“美声”乐曲，未尝不可以别开生面创出新路来。他的歌，定会有更经得住推敲、更耐得住咀嚼的情意和韵味，我们将侧耳聆听、拭目以待。

（原载《小说月报》1992年10期）

目 录

- 我读关仁山的小说…………… 铁 凝 (1)
- 又一个海的歌者…………… 崔道怡 (3)
- 苦 雪…………… (1)
- 红旱船…………… (12)
- 船 祭…………… (54)
- 醉 鼓…………… (67)
- 落 霞…………… (88)
- 风潮如诉…………… (92)
- 海 眼…………… (136)
- 太阳滩…………… (182)
- 躁 潮…………… (231)
- 秋 殇…………… (301)
- 附录：关仁山主要作品目录…………… (344)
- 后 记…………… (345)

苦 雪

进了腊月门儿，雪下疯了，纷纷扬扬不开脸儿。烈风也舞得急，抹白了一片大海湾。白得圣洁的雪野里零零散散地泊着几只老龟一样的旧船。老扁盘坐在炕头上，烤着火盆儿，吧嗒着长烟袋，眯着浑黄的眼眸瞄着窗外。荒凉海滩上压着层层叠叠的厚雪，撩得他苦闷的心窝窝儿猛来了精神儿。他心里念叨打海狗的季节到了。他别好长烟袋，挺直了腰，拧屁股下炕，打黄土墙上摘下一枝明晃晃的打狗叉。他又带了拴狗套儿，便披上油渍麻花的羊皮袄，戴一顶海狗皮帽子，扑甩着一条胳膊，仄仄歪歪地闯进雪野里。

两溜儿深深的雪窝儿，串起空旷海滩上的无数道雪坎儿。老扁矮小枯干的身影便隐设在纵横横的银白光晕里。滚至冰沿儿，老扁忽然不动了，斜卧在一艘冻僵的古船板上。爬满粗硬胡茬的嘴巴喷出一团哈气，就拽起拴在腰上的酒葫芦比划两下，锥子似的小眼睛依旧盯着沉静的远海。白腾腾的，除了雪还是雪。他无声地笑笑，感到一种空落，只有嘴巴寻着酒葫芦对话。雪莲湾打海狗，出自乾隆年间。小年儿的雪亲吻冰面时，海狗才偷偷摸

摸地往岸上涌。毛茸茸的身子一拥一拥地爬，模样有些象海豹。又不同于海豹。海狗哪块儿都是宝，肉可食，皮可穿，若是碰准公海狗脐，算是剜了个金疙瘩了。那是一种极珍贵的药材。但不是有个人样儿就能干的营生。险着哩，数数东海滩林子里的渔人墓庐，多一半儿跟海狗有死仇。老扁出自打海狗世家，他的祖先都是雪莲湾出了名的打狗汉子，人称“滚冰王”。这个在大冰海上自由滚动与海狗较量的强者家族着实的荣耀。老扁已记不清爷爷的粗辫子了，但脑里却时时叠印爹肩扛海狗“喊海”时的赏灯之夜。那是很久远的年月，爹把拿命换来的海狗交给麻子队长时，村头老歪脖树下响彻了冬冬冬冬如击鼓般的掌声，鲜鲜亮亮的在夜空里荡开。随后点燃一盏盏各式各样的灯笼，挂满了枝枝杈杈，一盏比一盏火爆。最后老族长亲手点上一盏贴“牛”字样的属相灯郑重交给爹。爹将属相灯高高地举过头顶，绷脸不笑，心里却塞满蜜罐儿。当时老扁还穿着开裆裤，不知道爹是属牛的，却晓得这是雪莲湾人自古以来最高的奖赏。后不久，老牛般强壮的爹，野野的一身铁肉，却让海狗吞噬了。一代滚冰王说没就没了。

如今60岁的老扁被海狗搞掉了一条胳膊，他这个上冰鬼，若是脚步急，也早溺了埋了。在他这个滚冰王后代的眼睛里只凝固了一个永恒的仇恨、嘲讽和挑战……雪片裹了老扁的身子。海封得好死，可年年封海海狗并不都上岸，分大年儿和小年儿。今年是小年儿，狗日的迟早要露头儿的！老扁想。

天地又暗，潮就爬来了。不多时，冰层底下挤出呼隆呼隆的声如裂帛的脆响。响声里也夹了隐隐约约的“嗷呵——嗷呵——”的犬叫声。老扁兴奋得小眼睛里充了血，扭头时，蓦地看见几步远的雪岗顶端黑乎乎地袒露着什么。他这才恍然明白狗日的迟迟不上岸的原因是它见不得一丝大地的影子。老扁滚过浮雪，爬上那道雪岗儿，托一块雪团团儿，盖了被风吹秃的地方，又乜斜着小眼睛寻着嘎嘎裂响的冰面。他调动了多年获得的嗅觉和听觉经

验捕捉着冰面细小的变动。他张大嘴巴吞了口雪粉，咂巴咂巴。

俄顷，碎月儿游出来了，百米远的裂冰上蠕爬着一个硕大的黄乎乎的东西。老扁揉揉眼睛，活动一下冻僵了的手脚，哈腰轻跑过去。当他辨认出是一只大海狗时，就迅疾趴倒，匍匐着动，身下磨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几步远时，老扁勾头趴在雪坎儿后面不动了，又灌了几口涇阳老白干酒。身上的筋脉就活了，老胳膊老腿儿也顿时来了灵气儿。黄毛大海狗也不爬了，抽了几声响鼻，也象嗅了人的气味儿，抬起带有花斑纹的毛头，扑闪着惶恐、善良而灼人的蓝眼睛。忽地老海狗急促喘息着往回爬。老扁细细审视，瞧定这是一只肥肥的母海狗。棕毛稀稀的肚皮蠕动着两只小海狗。两个类若天籁般的小精灵不明真相地哀哀叫。老扁霍地爬起，螃蟹似的横着身子堵了海狗的退路。

老母海狗眼前黑了景儿，扭了头“扑”一声将一只小海狗顶出三步远，小海狗滑溜溜滚进一张一合的冰缝。再顶下一个已来不及了，就凄厉厉叹一声，闭了眼，搭了头，死死护着小海狗。然后就一动不动了，宛如悄然拱出的一座雪雕。

老扁孤傲地站在雪梁子上，候着母海狗的拚死腾跃。然而没有。僵持许久许久，母海狗缓缓抬头，怜怜地乞望着老扁恼怒的血眼。老扁的身体象喝了烈酒似的一颤，攥叉的手也瑟瑟地抖了。看见母海狗眼里溢出浊泪，老扁软软地愣了，怔怔地围着海狗兜圈儿。硕大的与老扁身材不成比例的棉靴鞅汨汨地踩进深雪里。母海狗几乎在惊悸的“吱吱”声里烂泥一样瘫在雪地上。老扁的胸窝儿几乎要憋炸了，厉厉地吼：

“狗日的熊样儿，出招儿哇！”

母海狗悲戚戚地喘息，如秋风吹落的一团黄柚子。

老扁又叫：“滚，滚吧松货！”然后狠狠朝母海狗踢一脚，如踢打一块破棉布团子，扑扑响。

母海狗依旧不动。老扁沮丧了，鼻头沉闷地哼一声，便怏怏

悻悻而去。

茫茫雪野里只有老扁脚下的棉靴刮刮喇喇地呻吟个没完没了。尽管老扁一辈子啥都干过，可是杀海狗仍是串他一世的营生。肥肥的狗肉和昂贵的狗脐是他渴望猎取的，可更撩他心劲儿的是他与敌手公平的厮杀较量。

往年闯海，转悠这多时辰，早干上了。今儿除了撞上那个晦气的母海狗，还没寻着别的。他丧丧地叹口气，心里更是空落落不是滋味儿。突然，老扁觉得脚下跣住了一个肉乎乎的东西，身子晃退一步。他以为踩的是一道雪坎子，谁知肉肉的，是一只隐蔽的大海狗。

显然海狗被激怒了，老扁还没划过魂儿来，它就哼哼哧哧地摆起身子，老扁脚下的冰排也就摇了。他脚一滑，实实在在地摔在冰排上。他手中的叉也脱出去，凉浸浸的海水就“呼”地漫上了冰排。冰排整个变成滑溜溜的白玉，一点抓挠也没有了。老扁眼睁睁地瞅着自己身体往海里坠滑。海水漫过老扁的膝，忽灵机一动，灵巧地用扁担搪在两块冰层之间。一头儿恰恰顶住了老扁下滑的身子，就借这股支劲儿，腾地将身子从冰上硬挺了起来，一滚，搭上了对面的冰排。可是驮海狗的那块冰排却一颤一悠，笨重的大海狗冷丁招架不住，直线朝老扁“跣溜”过来。老扁就势从冰层夹缝里抽出扁担，狠命一挑，将海狗顶起来，急急一转体，随着“嘎吧”的扁担断裂声，大海狗重重地落在老扁脚下，腾起一团扎眼的雪粉。

“狗日的！”

老扁挑衅似地吼着，甩了半截扁担扑过去，栽了一脸雪。大海狗就凶凶地扑过来，两只锋利的前爪直抠老扁咽喉。老扁没爬起，蓦地抬了两腿，一蹬，顶出海狗两米远。他倏地扑过去，攥紧海狗的后腿儿，抖腕一扭，悬空甩一个圆形的滴溜儿。

海狗又被重摔在冰排上，嗷嗷叫着，四条腿瞎扒拉乱踢腾，抖

麻了老扁的单臂。老扁吃不住劲儿，晃了几晃，一头扎在海狗的怀里了。海狗的铁头“扑”一声与老扁的脑袋相磕，撞得老扁头昏眼花嗡嗡叫，鼻头流了热嘟嘟的血。他与海狗滚打成一团了。

老扁嗅了血腥，气极了，又顺手抓了那截断茬的扁担，朝海狗肚皮厉厉一捅，扎了进去，大海狗痉挛着躺在血泊里……

大海狗死了。

老扁惬意地冷笑着。得意够了，就缓缓解下缠在腰间的青麻绳，七缠八绕地系上海狗的头。消停片刻，老扁把绳子搭在肩上，拖着战利品，一点一点地往回赶，嘴里不住地哼着野歌。猛抬头见了岸，便知该“喊海”了。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凡打了狗的汉子，上岸就得喊几嗓子，不管远近不分老少，听见了就来的，搭手就分一份狗肉。老扁是小年儿第一份“开张”的，就更得喊了。把他一扇巴掌贴在嘴边，泼天野吼：

“噢，老少爷们儿，分狗肉喽——”

“噢……”

死静死静，唯落雪声。

吼了几嗓子，老扁不见有人来，便没趣道：“对不住啦，只好吃独食儿啦！”一到家，他先将海狗拽到灯下，一刀剝了狗脐儿，拿布裹了，就跪在地上鼓捣鼓捣地从柜下拎出一个光绪年间出窑的黑釉酒罐儿，揭了盖儿，小心翼翼地**将狗脐放进去，里面疙疙瘩瘩的狗脐塞得满满实实。

他知道，这一罐能值几万块。小酒罐象神一样为他明鉴清白，他要用它赌一个今生来世。至于狗脐的归宿，他心里早有安排了。等他不能动了再卖，拿这笔钱立个雪莲湾“滚冰奖”。他知道这年头儿“奖”多。这样能留住永久的东西。

老扁太乏了，斜靠在炕沿儿，眼皮一阖竟搂着酒罐入梦去。天一点一点地亮了。他起身，长长地张了个哈欠，就去堂屋抱来一捆干干爽爽的树枝，点了灶膛。膛内的火明明暗暗，将他的愁